LIBRARY
JUL 22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BJ
1548
L53
1692
v.4

羣言瀝液卷之七

古宜梁顯祖艮夫氏彙編

柳柳州曰。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

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
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
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
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
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
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
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
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
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

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
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
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
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
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
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
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
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
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

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

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
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
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
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王山長曰古聖賢英雄無詩名而有詩今人有詩
名而無詩非詩之過學詩之過也何也詩之亡
也子輿致嘆於春秋間不自今日蓋三百者典
觀羣怨本諸性情里巷之言動關風氣迨秦漢
而下視為詞章專家失之已遠今人動稱漢魏

三唐。卽果如漢魏三唐。早已自遠三百。列優孟言笑。不啻千里乎。

陳世寶曰。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傾。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者爲甚急。求天於方寸中者爲甚緩。如之何而天應耶。

應嗣寅曰。古人言同心爲友。同學爲朋。如曾子與子張。可謂同學。曾子言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則是尚未肯與之爲友也。所以子言無友不如

巳者友非交之謂也漢人多有求結友而不肯者今人乃以友爲不足求爲弟兄不知五倫本天敘非可相爲代也兄弟爲同氣吾身家之榮枯與俱也友爲同心吾道之榮枯與俱也

成我存曰秋夜不寐委體於莞簟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轉輿懷喟然長嘆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念此身蔭庇妻子衣食臧獲交往親知即疎而里閈之人亦迭有乾餱以相遺問獨我父我母生欲口含痛

思身代雖五內分裂視子而目不瞑如是之勞
且至而會不得我一帛之温半菽之養片語之
慰然則父母奚樂乎其有子也居恒友朋相念
猶然賦蒹葭佇日月卽偶爾止宿之處猶念其
村墟煙樹不能去懷而以我屬毛離裏之人九
原非舍黃壤無家風雨晦冥之夕寒鴟笑乎松
楸野狐走其壙穴雪封華表霜阻羨門此其爲
情殆不止渭北春樹江東暮雲一離索之况而
已爲之子者非賔筵高會卽偃息在牀非對局

投壺即徵租築室朝朝而便其身歲歲而謀其子亦曾慮我父我母之死而無知寂寂於南之丘北之壠乎或曰揚名可以顯親奚其憾無論齷齪之名未必揚也即使主父五鼎蘇秦六印於以自奉則得矣其於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名之於身猶爲泛泛而况上之能及吾親乎嗟乎父母不可得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與我同生於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執母之黨而

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愛焉得父母
平昔所用之常物而寓目焉得與父母之面相
似庚相同者而致吾繾綣焉凡若此者皆其不
得已者也求之而尚不得則慟哭以繼之是又
無可如何也今人有父母在是於人之所不能
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
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恐而竟不爲乎
且吾未見稱觴上壽有亟於婚兒嫁女者也負
土成墳有亟於受命奉檄者也朝暮寢門有亟

於遷拜除賀者也更可異者一子則勉而事衆
子則交相誘以問安視膳之道竟等於里均都
派之徭貧者或絀於時富者欲同於衆致使父
母不獲一日之安者有之此尤閭閻至惡之習
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遊吾謂行孝當及
時秉燭夜侍何也父母之年促而吾身之歲月
長也今有貴人於此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
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
一當乃嚴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令東而

西何不以語人之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嘆者也

陳幾亭曰著作以義爲主大學十翼夫子手裁論語孝經吐詞而成其間多擴前聖所未剖而僅居於述以爲其文雖創其義則因也春秋因魯史之舊稍以筆削取義而自居於作以爲其文雖因其義則創也義重而文輕述作於斯判矣後世著意造詞必欲得未經人道之句而其義皆昔人所已道也何當於作乎苟有獨得因古

以發其微。新知新意。默與聖會。斯善述歸焉爾。

冉永光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所謂在帝左右者蓋深察乎天理而左右不相離也天理者何也不過隨時之義而已君子能察天理而左右之故言其教人則必舉天理以示之其行已則述天理而以時措之也豈非在帝左右乎

成我存曰人之靈卽天地之靈原是一箇却是箇活鬼神倏言倏默倏喜倏怒莫之爲而爲非鬼神而何

張常甫曰漢文幸鄧通賜之錢累鉅萬惡通之有餓死相也賜以銅山使鑄錢而通富極矣文帝崩景帝疾通通卒以餓死由是言之雖天子不能以富人焉所施吾謀哉且文帝不得而富通景帝又惡得而困通其富也天也困也亦天也人之所加天之所命皆無與於我故君子求乎其在我者而不求乎其不在我者明於性命之分也

呂豫石曰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

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兩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眞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眞固自眞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

呂晩村曰道迯楊釋迯墨猶是晉魏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幷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生

魏環極曰士大夫書札中云啓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禮甚矣

蔡虛齋曰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

叢厄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就此一端推之。則惑世誣民之徒。疑眞有百家矣。今世諸家之學。所以少見者。正以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盛行於世耳。所謂大明中空。爝火自熄。使微數聖賢者出。恐其蟬噪蛙鳴。或不止於百家也。

詹東圖曰。今世學文成之學者。見及訓詁。即嗤詆以爲異學。此不知學耳。如能自心生明。以我觀

書訓詁豈有裂焉西伯之象義畫之訓詁也公旦之爻文象之訓詁也仲尼之翼三易之訓詁也訓詁奚害害在不心得而訓詁爾

辛天齋曰日用倫物不失義理方是善人以脩建焚祝爲善人吾不知之矣

問學何以曰樂東崖子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曰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

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葢言之矣○
曰○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
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
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
耶○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曰○學
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
此葢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
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
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絶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

於唐而貴於今耶

詹東圖曰陳摶蓋世所稱仙者也史載摶徵入朝宋琪等問曰先生玄默修養之道可教人乎摶曰摶山埜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顔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放還華山尋卒曰尋卒則仙未仙固未可知特其言

實汯言。爲裨世教遠矣。若秦漢間方士。言黃金。言致物。言不死。言蓬萊仙者可期。皆誑言希寵遇者也。大抵方士多誑世。人情好奇。知其誑不欲辨也。如司馬遷。與淮南王安同時。記已明言誅死矣。後世乃傳尸解。不過八公之徒。聦其主以罪誅。篤爲是說以自掩。至末年始出其書。以故不能誑同時。而後世遂以傳疑耳。即黃帝乘龍。與攀髯墮弓之說。亦不足信。史言帝獲寶鼎神策。於是迎日推策。索隱曰。神策著也。言得神

著以推筭。逆知節氣與日辰將來。後世因之。遂云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得道上昇。又因黃帝以雲紀官。因雲從而附會以乘龍上天。如此。而人間何以有黃帝塚。人見有塚也。則又爲解說曰。既上昇而群臣葬其衣冠。甚矣人之好奇也。

馮猶龍曰。今日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猶間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絕望矣。推之名宦鄉賢。莫不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鄉賢則

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祀爲。又推之鄉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帥一鄉。今封公無不大賓者。而介必以賄得。國家尊老禮賢之典。止以供人腹誹而已。

俞文豹曰。避煞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巳曆載喪煞損害法。如巳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殺。十三十四歲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

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俗世相戒。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卽日出殯。煞回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扃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爲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臥苫塊中。煞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頂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斂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姬家僕。非但枕籍礋扱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所竊。記曰。凡附於

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蓋亾人所隨身者。惟樞中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乎時以此戒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為俗師所惑。

河南之俗惑鬼。多淫祠。劉印山為文諭之曰。災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僚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禍行。奸人惑衆。必為感應之說。非明府力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

呂晚村曰。陽明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

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汝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緜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是誘引

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者五經四子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牴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證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聾瞽後世之術耳豈誠然乎若以本體為

無善無惡。必將並去其善。而後可以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近人有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箇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爲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頓漸者。異端了悟之說。爲禪相律

教之分卽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詰矣何復云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接舜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楊升庵曰以沈充爲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爲祖而有許遠之孫犧生犁胎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陸稼書曰士之志氣卑靡者旣不足言亦有志氣卓然異於流俗而不知學術有正泒或溺於詞章記誦者有之或入於虛無寂滅者有之又或

陽儒陰釋。借孔孟之微言。爲佛老之籓籬者。有之千態萬狀。志氣愈高。爲害愈甚。世道之憂也。是宜別其塗徑。知所去就。欲求正學。必宗孔孟。欲宗孔孟。必從周程張朱。舍孔孟而言學者。非正學也。舍周程張朱而言孔孟者。非眞孔孟也。如胡敬齋之居業錄。陳清瀾之學蔀通辯。分別邪正最明。不可不看。取舍既定。然後可下手。

魏環極曰。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口念阿彌。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床頭散亂。

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總之求福之心太甚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矣

王心齋曰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王遵巖曰所謂神者果有物哉焄蒿肸蠁飛揚浮游昭明在上充塞擊觸於四旁非無物也危困

之所籲號疾札之所請禱忽然有接於人其精爽翕霍而狀象彿彷莫不神之以爲是有物焉拯危困爲安樂化疾札爲生全而崇事報享之像由之焉翹鳴呼此民之所以爲不可使知也其有接乎彼者因其籲號迫切之專請禱誠信之篤自爲其神感於其心忽然有動乎耳目而以爲有物焉則過矣方其專且篤也其人之所自爲與或爲其父母兄弟妻子惟其所爲者之存乎心而他不存焉昔日之所膠擾抹鍛滑撓

其神者。一旦蕩然不存乎心。而神爲之告。豈有異物哉。然世之人。固舉謂之爲有物矣。於是搏土斵木。爲之形容。寵之名號。原本氏族。廣衍景蹟。以附是物。而穹堂奧室。大庭高閎以居之。患其不稱也。封羊椎牛。沈玉瘞帛。爲其饗侑。伐鼓撞鐘。祓巫紛史。爲其歌舞。奔走竭蹷天下之人。惟神之歸。嗚呼。斯民之不可使知。其亦久矣。

張伊問謚法。呂涇野曰。後世可謂太易矣。其胡能沮勸耶。故凡爲翰林者。纍官至師保。皆謚文。他

官雖或經天緯地弗論焉凡爲將領者累官至侯伯皆謚武他官雖或運籌決策不論焉不有後日之公論則王安石朱元晦之皆文公也誰其辨之哉

儲泳曰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人爲故多可喜之術幼時嘗聞一道士有斬鬼之法每置劍空室中以水潠之叱其斬妖對衆封閉來日啓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旅寓中得親見此道士旣久聞名厚加禮遇而求其法始甚

珍秘久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客以擦劍含水大噴經夕視之水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形而爲人一氣離形而爲鬼血因形而生旣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有無形而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其道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

許勵齋曰中庸之道儒教也賢知之過即佛教愚不肖之不及即仙教何言之若淫若殺若貪君子三戒章何等平易彼佛教者俱過一步不惟

不妄淫。並室家好亦絕。不惟不妄殺。並有罪亦赦。不惟不妄貪。並自已身亦捨。矯枉過則決裂。豈得爲中。若貧富。若貴賤。若壽夭。吾儒蔬水樂。雖有天下而不與。朝聞夕死可。何等安順。彼仙者都退一步。懼此富不永。寧處貧。怕此貴不長。寧居賤。慮此身生不久。先死其心清淨。流爲刑名。勢所必至。乃知吾儒極中至正。可大可久之度。越二氏也。

有來學者言學些人事也好。賀醫閭曰。此言便不

是矣。人之所學惟在人事耳若舍人事更何所學。

范竹溪曰。人果有點鐵成金的手段何不自燒一丹數百日外黃白堆積山丘人果有尋龍捉脈的手段何不自覓一穴三十年內子孫飛騰霄漢。

葉訒菴曰。老釋之學所以日盛者。賢知之士。方其在學校之中則既厭薄科舉之文而學校之所重其實則止於此。及其當官任職。則簿書期會

不得有毫釐之差而此外更無可自効者試求諸老釋之說則固有超然遠出於鄙儒俗吏者矣浸淫汨沒乎其中而若將有得焉爲之誘致吾徒而叛棄焉鼓動人主而尊尚焉雖窮鄉僻壤而老釋之宮相望比于古之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者不啻倍蓰之矣百里之地學舍僅處其一焉老死而不得瞻拜先聖先師者十之八九老死而不得瞻拜老子釋迦者十無一二也生而不聞學校之鐘鼓管弦者雖都邑之士有

之生而不聞老釋之步虛梵唱者雖鄙邑之民無之也尚可謂吾徒有人乎吾道未墮乎

温冠麟曰天下事惟揆之於理而已矣理之所有則信之理之所無則當明辨之不可泥於成説而莫之察也予讀武鄉趙君葬亞神女墓碑而疑之據本傳元州守亞哥有女静淑不凡時州苦旱壇祈罔驗公乃禱於九龍神曰得雨蘇民願以女侍左右雨果即霈女隨暴逝遂以遺骸立像於寢宮洎明景泰間廟圮眉媛柩於後殿

神龕內至崇禎五年司寇李公鋐式廓基址再移於前殿龍神座下迄今享祀四百載視媛骨瑩然金色不易趙君禱雨謁廟始以禮葬之且表其墓而係以辭焉傳其事者一以彰龍神之靈應如響一以著亞公之爲國忘家至歷世久遠經名公表揚而厥事益確然無可議于獨以爲不然何言之從來神自神人自人各有配合不相瀆也九龍之爲神幾何年矣豈彼時尚孑然無偶乃必須亞女以爲配乎且神固聰明正

直而壹者也聰明則不惑正直則不回是以能壹以禱雨之故而薦女以侍左右此悅之不以道神當吐之者乃遂俯而從之則與汚吏之納賄何異人世苟合便叢物議謂其違禮而悖義也九龍尊神其以禮義自範當更切於恒人乘禱雨之急直受人女而不辭禮歟義歟既非禮義安得對幽明而無慙耶況惟天好生大旱既久必降甘霖此定理也如謂以亞媛得之使亞公無以悅龍神即有以悅之而龍神或不受雨

將終不需乎今年旱舉此以爲得計他年旱將何以爲繼也此州旱幸有亞媛他處旱又將何以爲格神之具也此予所以反覆思之而未敢信也然則此事之所以傳至于今者何竊以爲有旱有雨數也憂旱禱雨情也亞媛之逝會逢其適偶也立像傳奇聳人聽聞世俗之見之誤也相沿日遠人皆信之以訛傳訛也名公亦爲表揚不復置辨習而不察也不觀河伯娶婦一案乎方其事之興也翕然從之未有敢以爲非

者而其後竟何如也事之不足信大率類是嗚呼予之爲此言也豈好爲翻案哉特以天下之事準於理而天下之理具於心心之所未慊即理之所未安與其輕信成說曷若詳加辨論既以白神之誣兼以解人之惑庶令後之學者知怪誕不經之談終有寢息之日而吾儒讀書窮理洵未可苟焉已也

吳霞舟曰有友云求長生當除妄想予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

文子行曰。祀神一事。實名理風教攸關。世人大舉
會賽。此唱彼和。無不欣從。神非不可祀。有宜祀
者。有不宜祀者。明太祖準文公家禮。頒之天下。
遵爲令典。淫祀有禁。男女上廟焚香有禁。私創
廟宇有禁。止令士庶祀其先祖。復置里社之典。
每里立一社。祀五土五穀之神。於春秋二享。以
里長主之。宜祀不祀。失之背祖。不宜祀而祀。失
之媚神。背則不仁媚則不義事于不仁不義。此
吾之所凜凜於心也。且度此會之費。不下十餘

金若易此會爲講鄉約之會借此金爲講時茶餅之資庶孝弟成風非爲無作不愈於行詔賣而昌不仁不義之罪哉是以季氏妄旅而孔子非淫祀太盛而梁公革愚願同志者奉若正典雖違衆吾從孔梁

蔡虛齋曰王應韶嘗問清曰祭祀之禮亦有似無謂者今祭天地山川悉以人間飲食之屬其實天地山川之神豈能飲食此耶清謂此箇道理終不可易君但設以身爲體天立極之聖人欲

制爲人道報本之禮。則自然是這箇規模了。子反覆以思。當自得之

高文虎曰。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齧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群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眞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間恐懼。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衞。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卽捕之。妖亦不興。

陸稼書荅秦定叟曰。先生謂陽明之弊。只在無善無惡。若良知之說。不可謂非孟子性善之旨。夫陽明之所謂良。卽無善無惡。非孟子所謂良也。孟子之良。以性之所發言。孩提之愛敬是也。陽

明之良以心之昭昭靈靈者言湛然虛明任情自發而已一有思慮營為不問其善不善即謂之知識而非良是豈可同日語哉

張考夫曰百年以來朝野習氣類皆以直言為諱甚至父子兄弟之間亦尚緘默不言寧使父子兄弟見惡於鄉黨鄰里在已必不敢言以為惟恐以言見罪此何心乎宜其禍亂不息而風俗日偷也

薛蕙曰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孰

謂其易知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孰謂其難知乎

晁迥曰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耻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耻今人名亦不責

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世廟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荅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眞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行乃爲僞封付火而匿其眞跡所答具如旨上以爲神益信之

呂晚村曰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衆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庵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

曹陶菴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夫養生之禮。世人無大謬誤。姑勿論。惟葬祭兩大事。載在禮經者十之五。家禮一書。尤爲井然。其葬也止以安親之體。而棺槨衣衾。功翣輦座以制其用。其祭也止以享親之神。而牲饌酒茗拜哭齋思以盡其誠。葬祭之禮備。而父母之魂魄既安。則人子之哀思亦眞。更不聞多作浮文爲悅人耳目計也。奈今多有事佛者。一事佛。而剪綵幡幢之華麗。反重於衣衾

棺槨矣供佛飯僧之精潔反厚於牲餼酒茗矣膜拜壇場日夜不休易爾三獻九拜矣鼓鐘笙笛擂吹如戲忘爾哭泣擗踊矣男婦一家賓客千人悉擾擾於沙門熱鬧之中而死者之神魂反震驚而不得寧甚至捧父母靈座任俗禿指揮長跪於經案之前甘受凌屈聽其施食不敢昂首仰視而顧以爲求佛力之仁慈爲父母薦亡懺罪也不如是罪孽深重不能拔地獄苦趣以生天嗟哉父母無罪爲人子者當爲作傳作

銘表其善行如果有罪亦在幹蠱之子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圖蓋前愆已耳況梁武懺記累累篇章止教人生前作善而未聞云人旣死後佛代爲之免罪也且佛爲西方聖人至公無私信如經說果有地獄輪廻之設佛自能哀憫平反以從寬典何待主人香火相懇而爲之所如必待香火相懇而後爲之所則佛亦好賄不廉矣或曰習俗相沿行爲固然不如是則發引會葬寂寞無文憒憒世俗移人良可歎矣吾聞喪家

率用音樂娛屍導輀古人猶且非之當悲哀憐切之時恐作耳目之娛以供路人觀美也哉觀家禮一書則一切非禮之事並無用處矣況佛教乎非吾謗佛我欲行禮也

張纘孫爲書誡人作淫詞略曰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波逐靡者多彼

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為書傳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為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猶或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吾輩旣已含齒戴髮更復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為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

節義之事編爲稗官埜史未嘗不可駢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況矢口定是佳人才子寄約偷期絶不新奇頗爲落套而又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質之也

程開之日予居喪俗送葬之日則碎盆陰陽家治桃茢急驅遣予急止之曰人受生於父母父母必愛子子必願見父母遺之何爲予尚恐不得見父母何恐驅之傷我心也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

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不免禍何也李中孚曰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蘇味道之摸稜楊雄之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

是能保其身既明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此處要見之眞。守之定。倘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彜。一死重於泰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此正保其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楊雄馮道。止緣錯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賀醫閭曰。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其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飲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持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

劉念臺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直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或曰一念不起時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

息之停所謂不起念只是不起妄念耳
魯媿尹曰世人看命太死謂天一生人而貧富貴賤天壽遂一定不可轉如此則造化亦一不靈之物矣而命實不然

魏石生曰楊氏奐云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與子道絕又云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爲士夫者可不知

守先王之道。以爲一世標準耶。
周公謹曰。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
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
然夷攷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
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
也。天復六年。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黄
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
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
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

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宕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
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
昌州。通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
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
於外。政亂于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
瑞徵。乃如此耳。至如致和隆盛之際。地不愛寶。
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
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容州山間。至彌滿
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

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進卽進職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觔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觔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鄭以

龍。哀魯以麟弱。白雉亾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

陸子餘曰。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是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屍。走其嗣君。楚幾亾。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爲盟主亦孱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伯。則子胥者其誅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讐。此

爲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爲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焉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參若舉以來立於其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棠君尚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

子胥之成功吾以爲不如尚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併命焉已又繼之一朝而尸三雋猶無益也故爲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嗣續寢苦枕塊沒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率讐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追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是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弑王鄖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薇子胥之罪矣方

子胥自楚適吳以策干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專諸焉窟室之兵魚炙之劒尸之者子胥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讐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擦刅焉於楚則鞭屍焉一人而讐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鐲鏤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以爲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其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

夫身有父兄之讐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讐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有先君之讐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爲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高陸石曰疾病内外安靜屬纊候氣世俗急於穿衣不知斷送多少噫恐矣哉

詹東圖曰先儒謂蘇家原是法術亦不誣今觀其論道理亦多是他法術中道理如長公作刑賞

忠厚之至論則謂君子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
善惡故舉而歸之於仁是仁專爲欲勝天下設
也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則義害仁者也豈知
刑賞所以行仁而仁之裁制卽爲義義自無過
過斯爲不義矣老泉以禮爲聖人微權是聖人
以禮來愚弄天下之民而壓服之則聖人非奸
人之雄者歟不知禮由心制處始是而人心始
安何機權之能與子由記待月軒乃謂軒是人
身月是人性不知人身中自有本性不似軒之

待月而後明者。如此論議。父子一轍以仁義禮性爲外而謂聖人强挽之入身以濟其術耳。

陳于陛曰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賴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爲粗只說箇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

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

史愚甫曰席間論及於命一以爲必有一以爲必無余曰論語云死生有命孟子云得之有命安可謂無命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安可謂有命蓋命之權宰之天而命之機操之我世人只問命於天而不問命於巳所以諉之偶中則曰有命偶不中則曰無命不知理之外無命也奉理之

外無造命也不然自外於理是自逆其命也又何命之足信

成我存曰佛者曰人臨終時手忙脚亂必須捉得此性便不隨氣飄散有所安泊不知所謂安泊者在何處乎且未死時便須愁手忙脚亂則未死以前何時不手忙脚亂乎吾嘗笑其多此一番安排也其謬之甚者曰投胎奪舍夫既絕去人倫矣而又奪人之舍嫿血肉而即恩愛至牽纏至狎私矣

趙玉峰曰諸生中有謂貧而不能學者有謂家務繁而不得學者曰學豈論貧富有事無事乎食息起居罔非學視聽言動罔非學應事接物罔非學經綸事業罔非學若舍此而言學吾不知所學爲何地所學爲何事耶

呂晚村曰程子謂性道教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間人自不行耳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卽如是聖人之旨亦至今歸然也告道者曰三教教豈有三乎則

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教也聖教遂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若也無存亡也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焉少墟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指天命之初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天命之性如一陽未

復而宇宙間形形色色無不胚胎於其內若說落空便與天命二字說不去矣

張考夫曰綱目玄宗二十六年書以王嶼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祠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嶼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

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陳淸瀾曰。或問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其詳可得聞乎。曰。嘗聞之矣。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也。不解卽心是佛。眞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鳶飛魚躍相似也。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
映萬川之喩。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言。萬般解。只
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也。主人翁
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却甜桃樹。沿山
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檟而養樲棘。相似也。一棒
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
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
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

嗚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

劉劭曰。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喩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凡變怪

皆由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皆裨增文人亦不譏察與俱悼慴邪氣承虛故遠告證易曰其下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曹陶菴曰天下之溺信鬼道者莫甚於婦人女子語以世間正道理多格格不能了而獨於福利祈禳間好之篤而行之專是以登山入廟聚會脩齋而叢祠精藍之內悉爲脂粉羅綺之場矣禮始於謹夫婦別男女女子居內深宮固門出

必擁蔽其面。所以別嫌明微也。而今也如此。神如有靈。亦當憎其非禮。勅鬼使曳出。其何福利之肯予哉。夫香煙之場。男女雜處。隘巷重門。挨擠不前。摩肩擦乳。躡足留眸。且也供神或多演劇。婦女偏好觀場。優人穢語謔浪。對面相侵。稍知自愛者。何以堪此。甚而妖淫不良。一見狂且。目成心許。樂蹈文君紅拂之轍者有之矣。雖然。婦女無知。不足深咎。如使家有烈男子閨範素嚴足跡何由暫及門以外哉。

蕭長源曰古今人品原分三項一曰行忠孝廉節是也二曰才經濟謀爲是也三曰文立言著書是也詞賦壯夫不爲制義愈不堪言矣今之能爲制義者輙以文才自居世亦以文人才士目之不知文與才已漠不相關况以立言不朽之文而止以八股之人當之何其視文人太易解文字太淺乎然世自有此三項之人取士者欲其相兼亦已難矣故有有行而無才者則有有才而無行者故有有才而無文者亦有有文而

不才者上之人不能審因人器使之方嚴試事奏功之法欲以訓詁帖括之末得天下士其安有眞人品哉

馮北海曰張魯無他智略但以鬼道愚其民耳葢小民甚愚惟畏鬼神鬼神之事又無形迹耳目心思之外皆可以術詐而爲之從之則冀其微福不從則恐其爲禍此小民之所以見欺而大奸乘之以起也魯卽張道陵之孫史稱爲五斗米賊一時愚民爲其所欺易耳萬世而猶崇尚

而世封之何哉。

儲泳曰。人惟昏擾雜亂。自生顛倒見解。故外邪客氣乘之。然外邪客氣。即吾之顛倒見解而已。非外來也。由內不自正。故曰外邪。心無所主。故曰客氣。

渭川周子問異端。呂涇野曰。古之異端。猶可闢也。今之異端不可闢也。古之異端猶異類也。今之異端則同類也。挾術數者。世稱才儒。閒詩賦者。世稱雅儒。記雜醜者。世稱博儒。趨時而競勢者。

世稱通儒談玄者世稱高儒臨事含糊淹滯者世稱老儒蹈襲性命之言者世稱理儒斯非皆爲孔子之書者乎然誤天下蒼生者皆此異端也老佛其細諸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物之效也

王塘南曰。禪家之學。與孔門正脉絕不相侔。今人謂孔釋之見性本同。但其作用始異。非也。心跡猶形影。影分曲直。則形之欹正可知。孔門真見盈天地間。只一生生之理。是之謂性。故明物察倫。非强爲也。以盡性也。釋氏以空寂爲性。以生生爲幻妄。則自其萌芽處。便已斬斷。安得不棄君親。離事物哉。故釋氏之所異於孔子者。正以其原初見性。便入偏枯。惟其本原處所見毫釐有差。是以至於作用。大相背馳。遂成千里之謬

也

呂晚邨曰。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則尚有涯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捉搦。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識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鋭于朱陸之間矣。譬之刼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巾襴

矣始猶是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
成我存日田巴一見魯連終身不敢開口張橫渠
已爲關中夫子矣一聞二程論易而皐比永撤
遂不復坐古人知已知彼故以其虛懷卜其實
抱今之俗士則不然坐井觀天窺蠡測海其見
勝已者不知其勝已也以其爵位聲勢之不如
已故所見皆不如已也或其爵位聲勢之勝于
已而不僅爵位聲勢之勝于已則亦但以爲爵
位聲勢之勝于已也彼其心非不知其更有勝

於已者以爲我傲之則我貴矣我卑之則我高矣抑知非爾所能傲傲爾愈賤矣非爾所能卑卑爾愈下矣奇才不隨衆而顯眞儒不藉譽而彰且夫高視闊步旁若無人此英雄之所以待俗士也而俗士反以相加不其悖哉一白眼也在英雄則爲不屑在俗士則爲無目矣一捫蝨而談也在英雄則爲故態在俗士則同穢丐矣一勿視其巍巍也在英雄則爲忘勢在俗士則爲無禮矣是故博通群籍而讓繭乎一卷之師

劒氣凌雲。而屈跡于萬夫之下。古之君子。溪固渾樸而莫可測。今之俗士。一見而洞悉其肺腑。彼其精神固浮露乎面貌之外。而不使其有餘蘊也。甚則才非李緒而學其璅璅。狂非劉四而效其駡坐。彼自以爲套側之不可不一演也。而不知其貽譏于識者多矣。然則才士將何如。才士之爲人。如蔣琬之爲政。亦曰不事修飾而巳矣。

朱璣曰。葬親惑於分房之說。兄弟議多。終年牽制

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于山水何與哉

張考夫曰舜之所以爲舜周公之所以爲周公正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彼以僞來此以誠往彼以殘忍加此以親愛處受其欺而不覺被其害而不怨是以謂之大德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蓋以此也若乃家門以內骨肉之間猜狠防疑機智相對以爲我能盡其情

僞動無失着却恐以是爲心其初起於逆詐億不信其後浸尋至於賊仁賊義何止未免爲鄉人而已也

冉永光曰乾父坤母陰陽之氣合而萬物生焉父乾道母坤道陰陽之氣合而子生焉謂父母之氣不通於天地之氣非也譬之掘地爲井而井之水猶然地中之水也謂天地之氣無別於父母之氣亦非也譬之掘地爲井而此井與彼井甘苦不同味盈涸不同時也天地父母皆本也

天地者本之大公父母者本之至眞者也至眞無二故曰一也世俗昧一本而惑於異說曰人之生胎完期滿鬼神爲之送其魂不送不生也嗚呼異哉魂何物也而自外來哉人之生氣以成形理亦附焉知覺運動氣之爲也仁義禮智理之爲也今無暇論理而姑論氣氣者生生之機氣聚形成生機自寓其爲知覺運動一皆出於自然非由外鑠若曰人之爲形但冥然塊然不能知覺運動則生生之機遏而不可一日存

矣。故人當官骸全備日。卽在母腹。已有知覺運動。及時至而生。如瓜熟蒂落。此固非鬼神所得分其功者也。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又曰。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然則魂特氣之用耳。謂氣聚形成。而尚未有魂。此大謬也。嗚呼。異哉。魂何物也。而自外來哉。兄乎魂者虛空無相。非可貯而有也。亦非可携而贈也。卽令人之魂。待送於鬼神。而鬼神貯於何所。携於何具乎。人之生萬萬矣。鬼神又何得萬

萬之魂奔走而賚送日不給矣此可決其必無也且形魂分現則魂其靈者也形其蠢者也以靈者予鬼神而以蠢者歸父母譬之人有珠在櫝中而曰珠者鬼神所遺也櫝者父母所授也則鬼神之恩重而父母爲輕矣將無父母一本而鬼神又一本乎或曰子不云天地爲大本乎予曰所謂天地爲大本者溯其源也父母處天地中乘天地之氣以化生而天地非有所爲于其間如俗言鬼神之司其權也故一本專屬之

父母也人不知一本是不識取父母眞種子而忘其所自出矣乎不可以不論

陳淸瀾曰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謾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說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

李禮山曰事天不在香花淨水磬折百拜入則孝事天於親也出則弟事天於兄也謹信事天於言行也愛親事天於衆仁也推之一事一物莫

不皆然

詹東圖曰無病不宜尋醫服藥富家則醫者利其有往往用藥於無病者不知無病而藥則太過蓋藥不可不及尤不可過予曩者以知醫而循古人不治已病先治未病之語懼身之虛也長年不離補劑而久之得腹脹頭眩脚膝無力蓋補之太過則脹脹而生火火炎上上實下虛故頭眩暈而脚膝無力又不自知用藥過也而日愈益用藥愈益病醫者多云將來不治心竊憂

之。未幾北上。船凍窮鄉。兩月藥盡。無處復覓。而藥止。止十餘日。稍爽。越一月盡滅。乃知使之腹脹頭眩脚無力。以無病用藥。藥力太補。傷之傷。焉得補。于是乃悟當歸之以去惡血致補者。非有加于本血也。因有惡血可去。去之而本血自在。無復傷害。是去其害。乃所以生其補。非有物外益而加補之也。加斯過。過斯為病矣。譬如種一木。見其土燥而以水灌之。木沛然生色矣。假令地濕而謂溉之可以生色也。日日復以水溉。

則水積於下。而根爲之腐。木立槁矣。人之不必藥補。而藥補害亦猶是。

冉秉光曰。予少閱袁了凡所傳立命之學。喜其言有證據。而導人以爲善之路也。書一格懸之壁。日以功過自程焉。及漸體會孔曾思孟之書。有所入。覺了凡之言無當也。置之不復觀。近見呂晚村力詆了凡。謂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以勸人爲善。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予因自幸不存少年之見也。然猶恐天下人。同予

少年之見也。故援孟子之言立命者以正之。孟子曰。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謂天所賦予之理。修身則此理不至失墜。故能立也。非爲殀壽爲命。而立之以有壽無殀也。孟子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謂氣數之命。禍福是也。君子盡道而得福。固其當然。卽得禍。亦屬莫之致而至。故爲正命也。非謂盡道者。順受其福。而去其禍也。了凡計功以千萬。而所求輒應。不與孟子相左乎。夫學者治心之要不外存理

遏欲耳窮理居敬以求欲之不萌而猶患其潛滋暗長不可禁也今乃爲之勸曰行功幾何而得某報行功又幾何而得某報譬之商賈持籌居某貨而利幾倍居某貨而利又幾倍以此營營於心人欲錮蔽天理消亡矣果其獲報亦云私也况其不獲而徒役其心於不可知乎天理善也人欲惡也存天理君子也徇人欲小人也未有人欲可謂之善者未有徇人欲可謂之君子者而司造化之權者竟不能鑒其爲理爲欲

爲君子爲小人。而隨其願以應之。必不然矣。或曰。了凡使人知命之可移而勉於爲善。是亦名教之助也。而子深闢之。將使人肆然不知有善乃爲愈耶。予曰。欲使人勉於爲善。莫若使人識善之眞。告子以義爲外。孟子闢之。而人知義之在內。今人以善爲外。而予能聽其晦蝕。不爲置辨耶。所謂善者。本乎吾性之仁義禮智。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其最先動者也。見一人一物之失所。不忍於中。而思有以施之

濟之。及人物之被其施濟。祗順其惻隱之情。而
全乎性之仁。故以善爲內也。乃天理用事。而不
參以人欲者也。今人見一人一物之失所。思有
以博施濟之名。不以爲吾性吾情之不可閉抑
也。而但日行善事耳。出其物力。爲之施濟。夫物
力固外也。非內也。施之則善。恪之則不善。豈非
以善爲外乎。而且有覬覦而爲之。不獨外也。抑
亦僞也。以善爲外。必待有所覬覦者爲之。無所
覬覦則不爲矣。以善爲內。本乎吾性之固然。發

乎吾情之不容已。其爲善如饑者之求食。不飽不止也。如行者之赴家。不至不止也。而物力特借資耳。非善之本也。孔子不以施濟言仁。而取諸立達之心。苟心純乎理。即不施濟一人一物而已湊於爲善矣。此又不可不知也。今人方以善爲外。而了凡立說。又鼓衆而作其氣。久之遂於本原而善愈晦矣。可謂勸善乎。若報應之說吾以孟子爲斷曰。俟耳。順受耳。不聞隨人之願而轉移也。今信了凡。將謂孟子之言非歟。吾寧

闢了凡而從乎孟子

耿逸菴曰性字從心從生乃人之生理也釋氏言心不言性是無生理矣空虛寂滅之學最足爲入心之害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羣言瀝液卷之八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彙編

呂晩村曰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不徹得西銘一篇道理看此等定無得處

史西村曰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卒不飮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不可勝計富者倒囷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巫日肥而民日瘠雖衣冠之家亦習以爲常莫有悟其非者嗚呼自妖妄之說與蚩蚩之氓狃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跡者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

魏環極曰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歷之境所行之事至今一展書卷瞭然者眞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故耳然而不眞者頗多即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眞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爲忠孝之句尤不眞之甚者也吾願學者當以眞詩爲法

孟熙曰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

水暴至死者十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予嘗詢於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葢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曹陶菴曰拜喪嫁娶一事不知剏自何人致後人奉行爲固然而不知怪則天倫之大變至此極矣夫居喪嫁娶律有明禁期祥以內或犯此科

法且難逭而今竟於含斂在殯之時公然嫁娶號曰拜喪禮人子親喪三年廬居不入內寢不食酒肉不御琴瑟豈含斂在殯之時捐苫塊而就床褥易悲哀而為歡娛燕爾新婚忘親不顧耶其主拜喪之說者曰男女已屆婚期若不嫁娶於新喪之時越既葬則不敢矣嗟乎既葬而親屍歸土時過卒哭猶曰不敢未葬而親屍在牀此何時也反為敢之乎如慮喪期尚遠恐失彼女嘉禮之時豈不見曾子問篇婚禮既納幣

有吉日。壻與女之父母或死。俱致命絕婚。別議嫁娶。此不可倣而行之乎。雖然。嫁娶者之罪。自不得而辭者也。而任事主婚之人將何以自解耶。

熊敬修曰。陽明答羅整菴書。有云某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

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嗟乎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亦惡容委曲調停於其間耶天下之人豈無有能讀朱子之書悉究其本末者陽明未嘗深思詳考而率易立說其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况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又安有所不忍與有所不得已也哉吾誠不能解於陽明之說矣

陳幾亭與紹守書曰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盡紹興胥吏在京師其父兄子弟盡在紹

與爲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子弟則胥吏亦從之而化矣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本也

魏石生曰佛教清淨慈悲是其所長但謂大惡之人念佛一聲則罪俱消滅恐無是理反長小人爲惡之念回教更爲可哂爲惡之人但以水灌身罪卽消滅若天主教則又以聖油傅頂皆邪妄耳

成我存曰昔疏廣疏受既歸鄉里日置酒娛族人故舊有勸廣爲子孫立產者廣曰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妙矣哉廣之爲見也不特不爲後人作馬牛且欲爲之去累此眞千古一人以其看得透而又做得出耳世間紈袴之子多有不能振拔者皆以驕奢滛逸故慮其驕奢而予以寒儉則人人自奮而爲致身立名之事矣然則二疏之散財非止於欲去累乃眞能以富貴望子孫者也

或謂燮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

皆咎焉。魏環極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燮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為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張考夫曰。世儒工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為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坑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為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非心乎。外此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從謹言

謹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已夫

呂晚邨曰依俗說物外另有個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只道依草附木凭巫降乩者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隕落消寂者又是何物葢其所見之粗者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四句而已秀才肚

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經賢傳。如何得入。

酎得翁曰。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爲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常怪世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無非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

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

李時龍曰。程嬰杵臼之所爲。人之所甚難能者也。天下後世之所歆談而樂道之者也。以愚論之。取其存孤死難之一節。則善矣。若以通理論之。則未爲得也。殺他兒以存真孤。此豈至仁者之所爲乎。他兒何罪焉而殺之乎。存真孤則爲至仁。殺他兒則爲至不仁矣。在昔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謂其見牛未見羊也。故以仁術稱之。使其見羊而以易牛。則亦不足稱矣。夫待異類尚

也。吾儒言三教。降吾道而同于邪也。試取彼二氏之心而窮之。寧僅欲與吾道並行而已。其意直欲奪吾道而孤行其說於天下。卒之知吾道之正。不可澌滅。又恐顯然與吾道相畔。足以駭天下之聽聞。於是爲依傍之詞。曰釋道儒三教。以見其與吾道同尊。而繫吾道于末。又微以示其駕吾道而上之也。乃吾儒不察其欲爲吾道病。而安其與吾道相附。羣以爲然。竟成千古不可移易之三教。譬諸盜脅主人。恐人之羣起而

攻之也。號於人曰。吾友也。而其主人不正其爲盜而決夫之。亦號於人曰。吾友也。其究也爲其呑噬而不悔。不亦大可惑歟。且彼之所謂三教歸一者。尤大謬也。爲釋者曰性。爲道者曰命。竊吾儒性命之說而附會之。然吾儒之言性命主乎理。彼之言性命主乎氣。其心蓋怵於生死之際。務爲清淨空寂。割絕情緣。而悍然不以動其心。要其起念。皆私。視吾儒之廓然大公。盡其道之所當爲。而修短付之氣數者。誠霄壤也。人之

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而二氏曰必行吾出世法使人盡出世而人道絕矣人之所以爲業者士農工商之各有所習也而二氏曰吾托鉢而謀衣食使人盡托鉢而衣食匱矣上世治日多以二氏之說未與也後世亂日多以二氏之說肆行也是庸可垂以爲敎乎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性一故道一道一故敎一三其敎則亦三其道三其道則亦三其性矣故知爲三

教之說者。欲亂吾教也。非崇吾教也。而崇吾教者。當先正其爲亂吾教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謂之異端耳。非可以爲教也。吾儒而樂談三教。是與於二氏之甚者也。名教之罪人也。

魏環極曰。凡醫不明望聞問切之道。不察寒燠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血氣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通變。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知。而不得不任意

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效驗。而始刊於書中。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孫鍾元曰。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嘆。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作石犀五

頭以厭水怪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杜甫作石犀行自註云是年無霖雨水不損戶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吳越淫祠幾與民祠交半錯處我欲盡毀而愚俗震駭聊托于此幸後之大力賢人有以救之也其詩曰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一觧竟不知李冰刻犀牛是何意亦竟不知此犀牛定是李冰刻否若謂厭鎮江水則蜀江水天然東流殊非犀牛之能天生二字妙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

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二解、蜀人矜誇聖蹟。動云千年衆福。今不先不後。恰是今年漂損戶口。竟不知千年之神靈。忽不驗於今耶。亦不知蜀人妄誇神靈。實則千年中間。漂損之事。時復有之。總之只據現事。神已無辨。終藉隄防出衆力。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參人謀。○三解、畢竟呼號衆力。刋木畀石。高築隄防。以救其牛。當清秋三字妙。言今日日照于上。人覩于旁。明明可見。不關犀牛之事。何得相傳爾許神怪。誣民視聽。眞可痛恨也。

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四解、舊聞五犀。今年只有三犀。今雖三犀。後來焉知不剩二犀一犀。以至無犀。因戲語之。爾犀即不能經濟人事。然却須自作經濟。

若不然者。後來轉鈌轉訛。蜀人或又妄說奇怪。我則曉然者知是只被江水漂去耳。犀尚自愁爲水漂去。然則惡能爲人厭水怪哉。眞乃滑稽之雄。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五解、只二句結、但見人平水土。安得石厭水怪。公每切有望於天下後世。如將不能旦暮待者。則必用安得字作結。如此詩、蓋了知三犀後來終成漂沒而畢竟于心不快。故高呼聖人出世。提天綱。平水土。連取三犀投之巨浸。以快耳目之前。稱聖人爲壯士。大奇。亦爲其一洗愚俗。禍福不惑于中。故作是稱也。

張考夫曰、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爲不當爲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耳。其弊必至於見義不爲事固

有吉而不可爲亦有凶而義決當爲者君子惟義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

呂新吾曰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值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于舉動竟是成當墮耳孔子爲政于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詹東圖曰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蓋亦大言而已論語首篇四及孝弟而普一誤再誤之言以背太后則不孝以忘大祖則不弟嗚呼半句安在

朱勝非曰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趙玉峯曰今人高談性命豈止老師宿儒能之郎童子操觚命以天命之謂性題目亦可作成文

章言下亦能了了然孔子五十而後知天命豈孔子知天命之難而童子知天命之反易耶蓋童子所知者紙上之陳言胸中之活套也今之徒談者何以異於是

眞逸曰愚民惑於妖巫雖官府嚴莫之能止海上一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於巫巫言有厭勝於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於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

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呂晚邨曰。告子遺說。至宋而忽猖。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良知立教。至今曾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書劄記。象山學辨。閑闢錄。學蔀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

隆慶中。吳中以狐精相駭。怪幻不一。亦多病瘧。居

民鳴鑼守夜。偶見一猫一鳥。無不狂叫。有道人自稱能收狐精。鬻符懸之有驗。太守命擒此道人鞫之。卽以妖法剪紙爲狐精者。斃諸杖下而妖頓止。

張鳳翼曰。浚道縣祠唐后二山。衆巫取民女爲公嫗。有妨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其害遂絕。較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

魏環極曰。東粤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

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要供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供。給。兩。個。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偶不經意。却有悟頭。

詹東圖曰。道家禳禱經呪符籙等。皆推尊老君以爲敎所自出。便涉渺茫。予嘗以公事過龍虎山玉清宮。見殿宇館署災盡。則。何。不。自。用。符。呪。遣。神。止。火。耶。至於受籙之說。似倣釋氏因果報應之意。至無善惡。並可禁禱超昇。則。何。以。責。民。爲。

善。乎。爲因果之説。猶足勸世爲善。符籙徒令人恃此肆爲惡業耳。

叚九章曰。承問初更鷄啼吉凶。足下謂某將守某城時。初更鷄鳴。以爲荒鷄也。厥地當爲丘墟。亟引去。而城亦遂陷。竊恐今日亦類此。余心不敢謂然。大抵物理深邃。其所以然之故。非精於格物者。未易窺測。若執已事。何異守株。家語記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盡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且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

知之子曰昨夜月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是知之及他日月離于畢而竟不雨左傳載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五月火作一如竈言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將復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夫萬物之變本於天文而天文極顯其

應尚在或然或不然之間。況物之幽隱者乎。且鷄之鳴也。固必有感之者矣。昔者孟嘗君逃秦至關。關法鷄鳴出客。孟嘗恐追至。適其客能爲鷄鳴而群鷄鳴。得逸去。當其時。鷄之鳴固非其時也。則以人感之也。秦文公得玉雞於陳倉山。以爲神。禮之。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嘗以夜。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祀城。狀若雄雞。其鳴殷殷。羣雞夜鳴。當是時。鷄之鳴又非其時也。則以物感之也。今月初更鷄啼。其感於人耶。吾不得而

知也。其感於物耶。吾亦不得而知也。遽指爲荒鷄。不亦甚乎。或者終以某將守某城爲疑。彼謂鷄爲荒鷄。地當丘墟。夫鷄荒不荒。固不可知。而彼業已棄城去矣。城安得不陷。然則城之陷固不陷於鷄之鳴。而陷於人之去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不足言。鷄鳴遽時。又何足論乎。

伊席夫曰。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

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故君子不懈惰於闇屋不矯飾於廣坐莊生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

湯潛庵奏疏畧云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及劉猛將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

尸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福借値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

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覩河伯娶婦而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敢壞民俗如此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革神即降之禍殃皆

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

敖子發曰陸象山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安能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好作聰明暨大奸大惡耳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僅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自夫斯言之出也世之庸人於凡天下之事有必至之憂叵測之禍往往以此藉口誰則肯厪杞人憂天之念哉

毛元仁曰孟子言求放心康節曰心要能放二者何相反也少史子曰放心者心馳於外如雞犬之出不求則不得也心放者能盡其心如鷹隼之翔於雲霄而機繫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廣大流蕩者失其本心廣大者擴其本心

呂晚村曰天爵二字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眞實義非寓言也天位天祿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卽理也自天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

者造爲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爲善夫所爲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僞行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善也即使盡如袁了凡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亾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善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

爲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耶

魏環極曰關侯生而爲人拒曹瞞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之今爲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陌錢以俯首堦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羞死尚敢乞靈邀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諂媚槩可知矣人亦求其爲神所取者而已

葉訒菴曰釋氏自達磨東來一花五葉隻履西歸

其神怪既足以衒流俗。而其宗旨以淨智妙圓體自空寂為言。一掃從前義理。而務反求默證之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於是其說重滚極妙。而非復如佛之始來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故知禪學之盛。皆儒者為之也。傳奕言於太宗曰。佛入中國。孅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蓋唐人取經至京。使僧人翻譯。必使文士潤色。如心經後註元奘譯于

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等潤色。潤色者。羣集寺中。某爲佛。某爲阿難。設爲問答。一改再改。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然所據者。老莊也。猶未敢顯然以周孔之言佐之也。而沈溺既久。恣無忌憚。至有宋而益不可制矣。如蘇轍註老子後序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其說一出。軾極贊之以爲奇特。而一時

程門高弟如呂大臨之論未發。游酢之論歸仁。楊時之從僧常總問性善。謝良佐之言知覺。皆不能篤於其師說。以入於禪。僧杲黠者也。窺吾之意已動而易入也。則語楊之門人張九成曰。左右旣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不恨矣。自此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視蘇氏之顯然以儒佛爲同者。其機尤工而隱矣。至陸九淵闢釋氏以爲自私自利。而其學以收拾精神自

作主宰窮究磨煉一朝自省亦禪學也其弟子如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中之見楊慈湖雙明閣上扇訟之證夜中黑幕脫去之悟一禪機也蓋南渡以前士大夫之好佛也顯不諱其爲佛南渡以後士大夫之好佛也譎諱其爲佛而陰主之主之既久而亦終不可掩也故西江之學禪機最淺離合出入之間使人不覺而其徒則顯然逗露矣嗚呼爲釋氏之徒者恐其說之壞常欲附於吾儒至於訶佛罵祖以巧護其

說而儒之入於釋者亦恐其說之壞至於改頭換面以自亂其宗幸而有大賢出排之甚力然而如傅奕韓愈闢之於儒佛判然之日其勢已艱有宋諸大儒闢之於儒佛混一之日其艱不更甚而其勢不更急哉

成我存曰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纔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況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況其下乎陸宣公

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出不取次年復出試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鑒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人柰何躁急爲也聽之於命而已

趙玉峯曰學莫先於治生之說人每非之夫治生豈營營逐逐之謂哉男耕女織常勤常儉日用衣食自可不缺苟度歲月以黽勉於道方是善學若一槩置之妻啼饑兒號寒曰吾憂道不憂

貧也。道豈如是哉。

楊君謙曰。尹山許道師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其人居一室。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佛神。相愚無知者。深信爲佛所聚人

亦幾百數都指揮發兵收之。其黨曰。汝軍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皆死。衞兵惑之。果欲反走。一卒大胆突前擒之。餘皆盡縛。

呂晚村曰。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例者也。騃豈毋援此句。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造中立不闢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

不可不知。

陸稼書曰聖學千言萬語皆是要人篤行知而不行雖讀盡天下書何益每見今人視書自書身自身若不相關正誼明道之言不離於口見微利輒動色懲忿窒慾之訓日寓於目遇細事輒矜張威儀不能自檢手足不能自主箕踞而談太極跛倚而讀西銘程子所謂只作一場話說豈不可惜是宜刻刻檢點身心以不能變化氣質爲湥恥以負所學爲大懼內省無疚然後可

講文章。

曹閒菴曰。炎帝制醫藥而民無夭札。顓頊命重黎。治神人。革九黎巫史之亂。而民安其居。乃知醫藥可以療人疾。而師巫之適足為民害也。自古然矣。人以氣血為生。以飲食起居為養。苟失其養之之節。或內而五慾七情之傷。或外而風寒暑濕之感。氣血違和。此病所以來也。為之診其息脉。投以方餌。或施以針熨。對症攻之。病未有不瘳者。愚人不解此理。未病之先。不知隄防。初

病之時。視爲偶然。病久而不甚劇。亦忽畧而爲平常。一旦燎原莫救。轉驚轉疑。遂以爲鬼物之祟我也。而師巫之尊。竟踞上座矣。富者浪擲金錢。固無吝惜。而貧無儋石之家。脫簪珥質袴襦。急供香火之費。嗚呼。臟腑損傷。何與於若輩之被髮叫號乎。況病之爲狀。或痰壅而譫語。或火動而狂走。或血潮而眩暈癲迷。種種變症。候各有因。而病者認爲山魈木魅。牢執於胸中而不可拔。師巫以此愚人。人亦以此自愚。寃竟傾囊

喪財師巫席捲以去而病者躭延日久殞命者不知凡幾夫師巫之不可廢祇古者祭祀祈禳祓除不祥之末役耳於岐黃盧扁之術逈不相及也延妖人以寄生死不共北走而南轅乎

黃震通判廣德廣德俗有自嬰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於神者震見一人名問之乃兵也即令自狀其罪卒曰無有也震曰爾罪必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

李中孚曰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

讀矣只是上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作聖賢遺留下求富貴的本子矻矻終日誦讀惓惓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灾禳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

豈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所宜猛省

呂晚村曰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窶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峻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卹睦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昆虫僧道矣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

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曹安曰唐呂用之以桐人書高駢姓名於胸桎梏釘之胡致堂云桐人桎梏世所謂呪詛也或見高駢之誅以爲驗彼呂用之之死又誰詛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惑矣

費袞曰江東村落間有藂祠其女巫多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寖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之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

敗遠邇相傳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倘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飲啖之斯須則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錢翌日又果復來廟庭袒裼叫嘑極口醜詆不可聞廟旁民大驚觀之者踵至少年抵神相前方祭賽羅列即舉所祀皆悉飲之以至肴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縶者叩頭

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麗蓄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人捕治引伏魁坐罪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李畧曰畧舊有一宅高敞虛閬人不可居每至昏暝聞於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宇內至曉始息先考好接士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道士曰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

行之氣相剋減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蓄在一隅故成妖爾徧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言果妖不復作畧自幼誌之後有朋友凶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成我存曰雖有聰明才智之士必資教益而後成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師即有責善輔仁樂羣之友試觀先賢傳誌必曰從事於某門必曰與某某遊則師友之際關係生平可不重歟昔羅仲

素少從吳國華學。後見龜山。廼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李延平初見羅豫章。謂拳拳求教之心。比迫於饑寒爲更切。朱子二十四五歲、尚泛泛於釋老。及獲從愿中先生。遊遂翻然改悟。所聞益超絕。如兩程之與橫渠。晦菴之與南軒。殊方異地、而情同骨肉。志斷金石。觀其遺集。曾有一言之非切磋箴規者乎。今之學者。僅從事於章句訓詁之學以爲師。徵逐於酒食遊戲之侶以爲友。豈古人負笈千里。

聚首一堂之意哉

高佑釲曰京師喪家出葬浮費最多往往越分集送者張筵待之優童歌舞於喪者之側跳竿走馬陳百戲於道尤屬悖禮

張考夫曰近世居官惡勞輒延幕客書生不安貧輒求爲幕賓官方士行安得不兩敗范文正公有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必不可由是思之爲主者有如范文正公方可就辟爲賓者堪爲文正師方可承辟古人所謂相與

有成何可易易要不獨闞帥爲然也

胡之杲曰人有惡鴉鳴者鴉從東來避之西從南來避之北二方亦然或出門輒返竟日不出鴉或鳴牙前啐噀之使人逐之以爲不祥也鳴呼不祥之來由於天鴉奚能爲設其鳴而祥亦將逐之是逐祥也祥去而不祥者至卒歸之鴉彼鴉奚罪焉天降不祥鴉知而先鳴卒逐之是逐天也天可逐乎巳未有德不能弭灾轉禍不祥莫大焉而以爲鴉實生禍何其愚也鴉亦不幸

逢此人而終不能改其鳴聲將無爲鳩笑乎

呂晚村曰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靈奇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鬼神非即誠即事物中運用其德則誠也

陸貞山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亦曰五王陸病甚卜者謂五聖爲祟家人請

祀之陸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侯王而摯母妻就人家飲食者乎且挾詐取人財人道所禁何况於神此必山魈之類耳今與神約如能禍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家人咸懼至三日病稍間陸乃命僕撤廟焚其像陸竟無恙其家至今不祀五聖

魏環極曰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動言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

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應劭曰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楊石齋疏畧曰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

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妄。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宋徽。崇信尊奉。無所不至。史冊所載。其跡甚明。未暇詳論。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勝寺。張鋭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一皆身被誅竄。家抵滅亾。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至使宮闈之內。修設齋醮。萬乘之尊。親涖

壇場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能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刼殺戮彼能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況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靡費錢粮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葢正道異端不容並立邪說旣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其爲聖德之累非小非止虧損聖化耗蠹

氏財而已。

熊敬修曰。有謂晦翁言伊川參某僧有得。反竊其說以爲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决無此言。殆好事者爲此論以自解免爾。

葉少蘊曰。唐人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媪者。謂小

孤爲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葢以議武后然托論亦不當如此

呂晚村曰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潙汭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袵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愼獨之所必謹於此得手其餘更無難治矣

成我存曰先儒有言云時俗之病壞於先入者爲

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雖欲加以好水。亦甚費力。彼父督其子。兄勗其弟。師誨其徒。先達導其後輩。無非圖溫飽。占便利。廣田宅。飾輿馬。趨勢競富之故。智苟非洗去其舊染之汚。打疊乾淨。俾知其所習見習聞者。皆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如醉初醒。如寐始覺。翻然悔悟。而後思有以易之。驟語以求聖人之事。豈可得乎哉。猶之病患積滯。必須予以硝黃之劑。消除淨盡。乃可漸加補益。徐理元氣矣。

呂新吾曰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卧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箇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

薛蕙曰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斷可識矣

葉訒菴曰人情好逸而惡勞大為之防猶且日甚而况與之以可逸之途乎而或者不知大體謂佛者是天下之大養濟院也何其不考於古乎

古之孤獨矜寡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也雖窮老廢疾猶不使之無所事事而坐耗天下之財力而可使少壯聰明之民無所事事而以養濟院處之乎又可以無具焉使吾民皆無失所而幸有佛寺者以陰爲國家立一養濟院乎

李之彥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德也當親客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

義也。自夫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穢言相謔。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謟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謟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攖拂而取疏遠。故隨事苟狗而覬親容。乘其父子之睚眦。卽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鬩墻。卽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卽導之以不琴不瑟。謬引古人。眩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

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呂原明曰。孝子事親。須時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忌之禁。至其亾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惑解而俗易。

呂晚村曰。五倫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卽匪類與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嘗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柰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善知識高座

僧俗禮拜於下叢林分職辨務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卽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叅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眞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卽眞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冉永光曰釋氏近理者則曰不殺生乃其兼愛之仁也不知惟在巳口腹之欲可言節制若鬼神

之祭祀父母之甘旨賓朋之燕饗所重有在則物爲輕使必執所重者與一雞一犬平衡而論則悖禮失義之甚梁武帝宗廟不血食所以貽誚於百世也豈獨禽獸有生機卽草木亦有之推不殺之類必一蔬含生則不忍刈一粒含生則不忍食而後可不然以禽獸與人平等觀而不以草木與禽獸平等觀非圓通之論也亦不可信者也

宋名臣言行錄曰范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

志乘闕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魏石生曰癸巳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地震次日或告予曰昨夜地動予曰地不能動是天動爾或不解予曰地之下皆天也地之中皆天也非

天動而何或乃釋然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如何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遇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貺及於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僊福不易吾閱人多矣僊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僊福君爲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曰

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於扇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

鄭省齋曰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徵彼瑣瑣迂怪之徒尚莫遁於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

成我存曰古之硜硜小人卽今之號爲君子者不

逮也。其曰言必信。行必果。這是何等人品。吾儒若爲君子。尚不及古之小人。反躬得無愧乎。盧山之麓。有老儒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講道。了翁曰。吾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烏乎講哉。他日陽明聞之。歎曰。不可謂淺山窮谷無人。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便儇狡利去道遠。陸子靜曰。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議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由此以觀巧僞之不如拙誠明矣

或問呂晩村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第二着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

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其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術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諭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

熊敬修曰。愚按陽明一出。譚良知者盈天下。而議良知者亦盈天下。議之者曰禪也。談之者曰聖也。紛紛呶呶。無虛日矣。嗚呼。抑何弗考也。陽明之言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

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告子爲諱也其答陸元靜書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又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佛氏爲諱也陽明不勝其好高立異之念而名位勢力適足以動人遂不憚以身樹禪門之幟顯然與鄒魯洛閩爲敵而畧無

所忌憚其徒又從而簧鼓震盪於其間若龍溪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齊唱宗風變怪百出口口良知口口菩提正覺方傲然以棒喝爲得意而又奚知所諱乎迨天泉一証舉世若狂滿街聖人一切不礙嗚呼無善無惡四字儒耶釋耶此不待辨而知之者也旣乃人心不死剝後有復有識者起而攻之即其徒亦或舉而疑之矣陽明知衆論之不我與而已說之不足以行遠也於是有晚年定論之作亦其計無復之

聊以塗飾斯人之耳目而已而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則又立爲三教一家之說以附和之名爲渾同爲調停實則竄入尼山之室而據其座也自時厥後人人儒也而實人人釋也名爲三教實惟有佛爾葢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年間斯文一大爲淪晦焉今其餘燄尚未熄也嗚呼豈可不爲之寒心乎哉

魏環極曰居官者何嘗不擇日任事而墜者墜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

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戊午與商以戊午亾非明驗乎

賀季眞以寶珠與賣藥王老求黃白術王郎以珠易餅與賀賀共食賀惜其輕棄王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彼異敎且能如是

賀醫閭曰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非聖賢誤人人自妄引以爲口實耳

孫緒曰。古稱聰明正直爲神。夫聰明則無蔽。正直則無私。無蔽則不可欺。無私則不可媚。積慾稔惡。而覥顏以致禱。是欺之也。朝祈夕祝而獻饗以冀福。是媚之也。何待鬼神之淺也。

田藝蘅曰。周公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咒詛之媒。夏禹鑄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

晁迥曰。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成我存曰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也

丘光庭曰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風生者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興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雨是也

趙玉峯曰聲色貨利不是一切去盡方是天理止要得其正卽是天理

袁氏世範曰。操履及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葢操履自是吾人當得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造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貴。智慧而多貧窮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自無怨天尤人之事。古人謂生死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便是樂天知命之學。

熊敬修曰聖賢之所爲數也何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爲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矣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

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著卜筊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行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

之數迭爲用者也雖其爲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於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末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談不足挂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托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言以神奇其說小之謀利餬口大

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畧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騖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亶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如張角方臘劉福通之階亂皆由是也嗚呼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於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爲天下後世明告也

程文憲曰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

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悔谷徐荅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有日者謁王亶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亶卿曰吾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算數乎

陸稼書答范彪西書曰來札中惓惓指示不欲以荀楊比王陳則尚有不能無疑者故再瀆陳之來札云荀楊之黜祀在品行而不在著述卽使法言與論語並美豈掩其莽大夫三字至哉斯言矣然品行固不可不重而著述亦不得獨輕荀卿未嘗爲莽大夫也正以性惡一論遂不得厠于諸儒之列孰謂著述可以任意耶今以朱子之㫖明正學而陽明指之爲楊墨詆之爲洪水猛獸顚倒其中晚之年使天下盡廢其書而

獨持其所謂艮知。其視荀卿性惡之論。爲何如耶。弟前扎云。大黄附子。自非加之法製。豈可入藥。夫法製猶可入藥者。如荀卿之論兵、要論軍制、亦得見採于綱目。特不用其性惡之說耳。若就性惡一論言之。則直無處可用。雖欲爲荀卿解。不可得矣。今先生若欲採王陳之長。而去其短。固無不可。牛溲馬渤。猶見收於良醫。而況王陳乎。若便爲從祀不可議。直於程朱大儒等。而視之。則是謂牛溲馬渤。可與旨酒嘉殽。登八桊。

饗嘉賓也有是理歟來札又云孫鍾元述陳蓬玄之言曰建安末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末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建安姚江雖不可並重亦可謂識變化之方不倚則又有說焉建安之學補洩備矣偏于窮理者則洩之以主敬偏于主敬者則洩之以窮理何病之足患耶建安末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則亦以建安洩之而已何以姚江爲哉以建安姚江交相濟爲識變化則是孔子當與佛老交相濟孟子當

與楊墨交相濟也○可乎○假使天下無楊墨○無佛老○則孔孟之道○豈便不可行乎○噫○必不然矣○闕理學備考中○嘗採學蔀通辨之言○此書辨陽明病○痛至明至悉○先生既有取焉○則此中是非○固是分明矣○特不欲過毁前賢○開天下輕薄之門耳○此意誠厚○然弟非好毁人者也○況敢毁前賢乎○顧恐是非淆混○則學者悞入荆棘○私心有所不忍○故不敢隱其所見○每言及此○不覺諄諄爲人道之○識淺言疎○固所不免○伏祈先生勿吝切

琢是禱。

詹東圖曰孟敏墮甑不顧於釋氏空諸所有告子勿求於氣近之矣若以論儒者墮甑必追已不愼而咎致墮之非能忍心不一顧耶昔程伯子有金墮水濱加歎惜或問何故曰以有用之物乃置無用之地故爲惜耳惟如此乃見人心本眞彼不顧者終而成之善則爲萬法俱空不則棄禮滅法

張考夫曰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

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等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前此等爲人子弟尚將見黜於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十者卽以爲老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衰乎

呂晚村曰天卽理也命卽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

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魏環極曰。人得一器。曰何代器。得一畫。曰何代畫。以是博古。予笑之。古聖傳來混沌心。任其澆漓。上祖傳來忠厚風。任其斲削。是謂反古之道。

冉永光曰。命者、理爲主。而數寓其中。非數與理相衡。而無軒輊於其間也。世俗以人生年月日時干支八字爲命。專言數矣。豈足盡命之實乎。故主理而兼數。以言命者。君子也。遺理而專主數

以言命者術士也術士之說行而君子尠矣予博觀當世大抵有三失焉一謂數固有定而我以積善爲之轉移可得種種福報若然則從來聖賢可以常存而上世風淳比屋可封人盡富貴壽考無有貧賤夭札者矣此其說失之矯也賢知之過也一謂數既有定非我所能轉移福至則安坐而獲禍來亦引領而受若然則聖賢之修身盡道皆爲多事而庸夫之昏惰偷生如醉如夢反爲解脫矣此其說失之卑也愚不肖

之不及也○而其甚者○謂數何足以限我○天下之高名厚利○我但施其權力智計而無不得○見有可趨○奪人而專之已○見有可避○全己而歸於人○此小人之尤不足齒者○君子未嘗過也○以為吾弟為善而非敢爭權於造物也○亦未嘗不及也○以為吾弟為善而非可讓能於造物也○若不知有命○而權力智計是逞者○君子去之○霄壤遠矣○蓋君子言命主理而兼數固如是也了凡以皇極之數為命○始而安之○則愚不肖之不及也○既

而奮焉思有以移易之則又賢知之過也安命可也安命不爲善不可也奮而爲善可也爲善而冀移易乎命不可也此其失無可解也而予尤怪了凡惑於數異端因得售其術竟陷溺其中而不返也夫談數者以衆人而符於甲爽於乙以一人而符於前爽於後其常也孔生談皇極數固有驗豈無一爽者乎了凡值前塗之將窮計無復之舉以告雲谷雲谷僧之黠者也知孔生之談數未必皆驗故爲懈勉之語謂積德

行善。命自我立。其將來與孔生之數符也。則委咎於爲善之未篤也。與孔生之數爽也。則致慶於爲善之有功也。此異端誑誘庸夫之故智。而了凡不之覺。及其科名子息壽考。得諸望外。不知孔生之數不驗。而惟信雲谷之言有徵也。斯不亦陷溺實深乎。當其爲善也。禮佛懺罪。持咒書符。是以儒者之身。而爲釋氏之行也。其立說也。中心信奉。刊布海宇。是以儒者之口。而振釋氏之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了凡之

謂矣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數固不違理亦應爾了凡謂為善而獲福報固主理而兼乎數者也予曰非也君子但知吾有為善之理而不計善有得福之理積善餘慶不期而然豈人力所可倖邀乎了凡言福報如持左券而索償人心橫發道心不生君子不謂之善也而何主理之云或又曰言數者祖於易易不為趨吉避凶設乎予曰聖人作易以前民用昭示乎吉凶悔吝之象使人致其恐懼修省所以剖天人之秘

爾啟誠敬之扃也。觀伊川作傳所言皆理矣。獨數哉。故讀易而知恐懼修省以期寡過。卽爲修身順受之實。理與數兩得之。了凡以求福爲立命。理與數兩失之。抑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吾取而折衷焉。

魏石生曰。沈氏弋說云。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情。不過慮粧貲艱於措置耳。與其從厚。不如從薄。吳隱之之嫁女可師也。

葉秉敬曰。解大紳洪武中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

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殺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愚按此語。乃千古定論。今觀臺曆。止紀日月星辰。過宮度數。頗得此意。而須行之曆。多載開成收閉。不宜出行。不宜豎造等類。似專教人趨避吉凶。而非惠迪吉從逆凶之正道。故愚載解公之疏語於此。

陸稼書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

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蔑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葢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

曰釋氏本來面目。卽我聖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指。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

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顚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

呂晩村曰。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勤愼。乃職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

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慾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字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是不要可知

張武承曰。陽明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附會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卽物窮理。恐認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眞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礲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眞爲脫卸。眞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

子乎
讀書鏡曰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
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
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
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
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揀妾姬以
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一有於此無疾者必有
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
觀愈强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

者常在乎仕癉也。

高陸石曰。儒者雖無補救世道之權。而不可無補救世道之心。尤不可無補救世道之言。葢言出而辨異端闢邪說。使先聖之道明。後學知所歸。是亦聖人之徒也。